

歐陽脩詞校注



〔宋〕歐陽修 著
胡可先 徐邁 校注

歐陽脩詞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歐陽修詞校注 / (宋)歐陽修著; 胡可先, 徐邁校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7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590-9

I. ①歐… II. ①歐… ②胡… ③徐… III. ①宋詞—
注釋 IV. ①I222.8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67029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歐陽修詞校注

[宋]歐陽修 著

胡可先 徐邁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1.25 插頁 6 字數 350,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7590-9

I · 2911 平裝定價: 78.00 元

近體樂府卷第一

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

樂語 長短句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東方老人

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

一有溜穿石而

曾究初終

五有松避雨

而備知歲月義氏

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

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

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

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

景刊宋金元明本詞

醉翁琴趣外篇卷之一

文忠公歐陽脩永叔

一 叢花

傷春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恁牽絲
亂更南陌飛絮濛濛歸騎漸遙行塵不斷何處
認郎蹤

雙鶯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梯橫畫閣黃昏
後又還是新月蕉籠尋思細恨不如桃李還解
嫁春風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閨苑繁華
地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牆頭鞦韆影裏臨水
人家

歸來晚駐香車銀箭透窗紗有時三點兩點雨
霽朱門柳細風斜沉麝不燒金鴨冷隴月照梨
花

千秋歲

羅衫滿袖只是憶伊淚殘粧粉餘香被手把金
樽酒未飲先如醉但向道厭厭成病皆因你
離思迢迢遠一似長江水去不斷來無際紅殘

前言

詞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獨特形態，源起於中唐，發展於晚唐五代，極盛於兩宋。在詞的發展歷史上，歐陽修堪稱一位繼往開來的領袖人物。他雖以餘事作詞，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顧隨駝庵詞話卷五云：「宋代之文、詩、詞，皆莫自六一，文改駢爲散，詩清新，詞開蘇、辛。……歐則奠定宋詞之基礎。蓋以文學不朽論之，歐之作在詞，不在詩文。」〔二〕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人。他是北宋集政治家、文學家與學者於一身的傑出人物。從政治上說，北宋前期諸多重大的政治活動，都與他有著密切的聯繫；從文學上說，他對詩文詞賦等各種體裁都有所開拓；從學術上說，他在經學、史學、金石學、目錄學等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貢獻。他的詩文與其政治活動緊密相連，而詞則有所不同，往往是其個人生活與情感的流露。

歐陽修晚年取其平生所作詩文自編居士集五十卷，馬端臨 文獻通考引葉夢得語謂其「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三〕。這部抉擇審慎的文集捨棄了他致仕以後的詩文作品，也捨棄了他的全部詞作〔四〕。歐陽修以傳統士大夫的立場精選了他留給後世的文學與思想成果，正統的定位在他的學生蘇軾那裏產生了強烈的迴響，在歐陽修離世的十餘年後，蘇軾作六一居士集敘評價他的老師有挽救斯文之功。總之，閑適縱樂、沉迷個人情感的寫作被歐陽修隔離在他的政治形象之外。對詞作的捨棄給以後歐詞的流傳帶來相當不利的影響，但也不能不承認，歐陽修在編集上的良苦用心爲我們理解他的詞提供了契機。歐陽修在六一居士傳中說：「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五〕他的政治生活是規則的，而他的日常生活則是藝術的，也是豐富多彩的。他的不少詞作，就是其日常生活的記錄和隨性而發的情感抒寫。

首先，歐陽修將寫詞作爲閑暇之餘的遊樂活動。他最著名的組詞採桑子就是這樣的典

型，這組詞吟詠潁州西湖，篇首有西湖念語交代作詞的緣起：「況西湖之勝概，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這裏的「薄伎」是指寫作詞和演奏詞，「聊佐清歡」則說明了詞的演唱功用和效果。詞所表現的是歐陽修官場以外的一種生活狀態。這組採桑子詞，並非一時所作，但可以連綴起來，作為聯章歌唱，以「聊佐清歡」。如其中兩首：

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管絃。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騷鸞。人在舟中便是仙。

平生爲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

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

前一首描寫西湖風光，表現遊覽西湖時心與物遊的精神境界。後一首抒發二十年後重歸西湖的感受，既有富貴如雲之歎，又有物是人非之感，更有家國鄉園之思。這些詞是歐陽修生活的表現，也是情感的流露，並在友朋聚會時讓歌伎們配樂歌唱，以增添遊賞的興致與歡樂的氛圍，這是以歐陽修爲代表的北宋士大夫日常生活情態的一種展現。

北宋時的宴會種類較多，有朝廷的宴會，有朋友的聚會，也有家宴。宴席上遣興作詞

是文人士大夫喜用的方式〔六〕。河南白沙宋墓第二號墓出土的宋代家宴演唱圖的壁畫，就再現了宋詞產生和繁盛的特定背景〔七〕。因爲演唱的因素，宋代詞人與歌伎的關係也就非常複雜，由詞而產生的有關歐陽修的詩酒風流之事也就常見於文獻記載。宋錢世昭《錢氏私志》載：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錢惟演）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曰：「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即席云：「……（即臨江仙）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八〕

又宋趙令時《侯鯖錄》卷一載：

歐公閑居汝陰時，一妓甚韻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繡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九〕

這些記載說明，北宋詞產生的背景是筵席上的輕歌曼舞。酒筵上的氣氛是自由放浪的，爲了娛樂效果，宋初的文人詞往往摻雜著樽酒娛賓的成分，並以豔詞作爲重要的內容。歐陽修在政治生活之外，醉心於此種歡暢熱鬧的娛樂，他也毫不辜負這類信筆騁才的場合，以致爲其政敵所利用而作爲政治攻擊的口實。北宋詞史上很少有士大夫出身的詞人像歐陽修一樣因爲寫作豔詞而遭受詬病與調侃，也很少有詞人能像歐陽修一樣擁有爲數衆多的辯護者。後世的研究者認爲歐陽修作爲政治領袖和文學宗師不太可能撰寫豔詞，故而爲之竭力辯誣，這是沒有必要的。曾慥選輯樂府雅詞時意圖凸顯歐陽修詞的雅正，羅泌整理近體樂府時刪去了平山集中「甚淺近者」，宋代的詞籍整理者滿懷對一代文儒的尊崇，預設了詞的內容與風格，又以之爲判斷詞作真偽的標準（醉翁琴趣外篇則是個例外），多少誤導了後人對歐陽修詞的認識與評價，這些也許未必真得歐陽修之本意。

歐陽修常常留戀於聲色娛樂場所，自然也是出於對聲樂的愛好。蘇軾的水調歌頭小序曾記載有這樣一件事：「歐陽文忠公嘗問余：『琴詩何者最善？』答以退之聽穎師琴詩最善。公曰：『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詩也。』余深然之。」公說明歐陽修對於音樂是非常精通的，正因如此，他在詞中經常極寫音樂之美妙，如減字木蘭花「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滿坐迷魂酒半醺」，木蘭花「貪看六么花十八」，「春葱指甲輕攏撚」，玉樓春「從頭歌韻響錚鏦，人破舞腰紅亂旋」等，生動刻劃了賞樂時聽者與歌者的動作和心理，也

呈現出催發詞作的既活潑又封閉的音樂世界。

其次，歐陽修的詞是其真實情感的表現。「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將別洛陽時在離筵之上撰寫的這首玉樓春詞，正是歐陽修心聲的迸發。王國維稱：「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顧隨稱：「『恨』是由於『情癡』，於『風月』無關，即使無風月也一樣恨。」歐陽修的詞，無論是寫人，還是寫蟲鳥、寫山水，都一樣的用心，情的蘊涵，情的流露，是其詞的生命力所在。他沒有故弄技巧爲作詞而作詞，也沒有無病呻吟爲言情而言情，他以風流自命，甘爲「情癡」，這是歐詞情感底蘊最爲真切，也是最爲生動的表現。且看下列詞句：

樓春

青門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腸已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到落花飛似霰。（玉

莎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踏

江仙）

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朝中措）
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負曲江花。（臨

誰道閑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

（蝶戀花）

玉樓春見柳色而思歸故土，是寫鄉情；踏莎行在春色中却遠別佳人，是寫離情；朝中措揮灑爲文，盡情飲酒，人至暮年而思及時行樂，是寫豪情；臨江仙憶及當年進士及第，意氣風發，而今天涯遠隔，沉淪下僚，人生慨歎，莫過於此，是寫愁情；蝶戀花則見春而惆悵，故以酒遣悶，以至玉顏瘦損，是寫閑情。歐陽修的詞，無論何種題材，何種格調，無一例外地都有著「情癡」的表現。新發現的歐陽修九十六篇散佚書簡中，有一篇記載其飲酒的文字，非常生動：「前日飲酒殊歡，遂至過量，醉中不能相別，還家遽已頽然。小兒生六七歲者，未識乃翁醉，皆驚呼戲咲之。凌晨食肝生，頗覺當年情味猶在，但老不任酒力矣。」^{〔一〕}這是歐陽修詩酒生活的寫照，也是「揮毫萬字，一飲千鍾」，「日日花前常病酒」的最好注腳。

二

歐陽修詞在中國詞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唐五代詞的基礎上，推陳出新，

以其獨有的風格雄居於北宋詞壇，開啓了此後詞史發展的風氣。

(一) 繼往開來

顧隨在駝庵詞話卷五中，專門列有「六一繼往開來」之條目，認為：「六一，繼往開來。此四字是整個功夫。一種文學到了只能繼往不能開來，便到了衰老時期了。」^{〔一〕}歐陽修有繼往開來的勇氣，也有繼往開來的力量，更有繼往開來的實績。北宋詞壇晏、歐齊名，從繼往開來的層面上說，晏殊在傳承文士典雅詞風的路向上有所貢獻，而歐陽修則在詞創作的許多方面表現出他的多才多藝，他的技巧與風格並不單一，這本身就是對詞體的一種突破。

有關歐詞的淵源，後人多以為南唐詞，特別是馮延巳詞對歐陽修的影響最為重要且直接。如清人劉熙載藝概卷四：「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二〕}近人王國維人間詞話評馮延巳：「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歐九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余謂：此本於正中上行杯詞「柳外秋千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三〕}

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檢閱馮延巳詞，多與他人重出，而與歐陽修重出者最多，達十八首。前人論歐詞受馮延巳詞的影響，所舉的作品也大體不出重出詞的範圍，這樣得出的

結論並不一定符合詞史發展的實際，因為這些重出詞極有可能是歐陽修所作，如果不是馮作而是歐作，則是以歐詞作為歐詞的淵源，更不符合詞史發展的實際。這一方面，業師吳熊和先生在唐宋詞通論中有一段論述：馮延巳陽春集和歐陽修近體樂府之詞作，常多相混。「其中蝶戀花『庭院深深』、『誰道閑情』、『幾日行雲』、『六曲闌干』諸闕，向稱名作。歷來詞選、詞評大多據為馮延巳詞，對之掄揚備至。這些詞歸馮、歸歐，就顯得特別重要。若非歐作，歐陽修另有佳篇，對他無大損害；若非馮作，陽春集本以此壓卷，失之將大為減色。……評馮延巳詞，若據上述諸詞立論，就宜審慎。」^{〔二七〕}有關馮、歐重出之詞，近年也頗引起學者們的注意，木齋先生的馮延巳陽春集真偽論考，則認為陽春集就其寫作數量、藝術水準、藝術風格三個方面來說，都是超越南唐時代的，它應該是柳永之後、晏歐之前時代的產物。若是將摭拾他人的篇章剔除，則所謂的陽春集已形同虛設，事實上，從馮延巳六言體壽山曲來推論，馮延巳的寫作水平和風格，如同其人為奸佞小人一樣，是這種阿諛頌贊之作^{〔二八〕}。則進一步將馮延巳的著作權徹底否定。即使退一步說，歐詞也很難說是淵源於馮延巳的，顧隨在駝庵詞話卷五中說：「詞原不可分豪放、婉約，即使可分，六一也絕非婉約一派。大晏與歐比較，與其說歐近於五代，不如說大晏更近於五代，歐則奠定宋詞之基礎。」^{〔二九〕}

確切地說，歐詞淵源於「花間詞」為代表的唐五代文人詞。清人陳廷焯詞壇叢話云：

「歐陽公詞，飛卿之流亞也。其香豔之作，大率皆年少時筆墨，亦非盡後人僞作也。但家數近小，未盡脫五代風氣。」^{〔10〕}如歐詞「阮郎歸」塞鴻無限欲驚飛。城烏休夜啼，即化用溫庭筠更漏子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歐詞蝶戀花「芳草芊綿，尚憶江南岸」，本於溫庭筠菩薩蠻詞：「畫樓音信斷，芳草江南岸。」溫庭筠詞以用女性相關的物事擅長，歐詞襲用與化用之處也頗多，無論是妝飾還是服飾都是如此。但溫詞用女性物事在貌，歐詞則是通過寫貌傳神。溫庭筠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

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11〕}

歐陽修訴衷情：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思往事，惜流

芳。易成傷。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這兩首詞寫的都是獨居孤處的女子早起畫妝的情狀。溫詞將畫妝的過程表現得淋漓盡致，涉及的女性物事密集繁複。歐詞也是描寫畫妝，而專詠畫眉。又由畫眉轉入下片離情別緒和自傷流年的描寫。流年易過，芳華漸逝，易於成傷，這種情懷也容易在眉頭上表現。因

爲離別而獨居孤處，故而想要唱歌時先斂眉，想要歡笑時先顰眉，最使人愁腸欲斷的情懷，都在眉頭上流露出來。

但比之「花間詞」，歐詞又以其通脫瀟灑的姿態以及對各種文體寫作的天才大大拓展了詞的境域，並爲詞風的扭轉提供了先機。如：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

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朝中措）

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懽娛。好酒能消光景，

春風不染髭鬚。爲公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聖無憂）

而這些境界開闊之詞，正開啓了北宋以後的諸多名家。他的詞，不僅描寫女性的篇章爲婉約詞家所承繼，而這些自抒感慨、流連光景的作品，也爲蘇軾、辛棄疾的出現導夫先路。清人馮煦《蒿庵論詞》稱歐陽修：「即以詞言，亦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三）顧隨《駝庵詞話》卷五稼軒得六一詞衣鉢條：「六一詞能得其衣鉢者，僅稼軒一人耳。無論色彩濃淡、事情先後、音節高下，皆有關係。六一詞調子由低至高，只稼軒似之。」（四）卷八晏歐蘇詩詞有感覺有感情又云：「大晏、歐陽修、蘇東坡詞皆好，如詩之盛唐。」（四）蘇軾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詞：「長記平山堂上，鼓枕江南煙雨，渺渺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

中。「辛棄疾鷓鴣天詞：『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本於歐詞。

歐陽修對詞體形式的開拓，也深深影響了後世詞人，這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鼓子詞聯章組詞的寫作；二是慢詞的寫作。

先從第一方面來說。上文所引的採桑子就是鼓子詞典型的篇章，此外還有十二月鼓子詞漁家傲二十四首，這些是現存宋詞中最早的鼓子詞形式之一。業師吳熊和先生以爲另一組漁家傲自「妾本錢塘蘇小妹」至「楚國細腰元自瘦」八首皆詠荷，亦爲一套漁家傲鼓子詞，北宋時大曲的繁盛，可以於歐詞中窺見一斑。這些詞的寫作需要聯章的形式，而且需要配樂演唱，同時需要在歌筵宴會上由專門的歌伎演出。鼓子詞的形式，往往是前有小序，稱「念語」或「致語」，以說明其由來。採桑子前的西湖念語就是非常典型的鼓子詞形式：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輿，遇酒便留於道上。況西湖之勝概，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己有，其得已多。因飭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歐陽修詠十二月時令的漁家傲詞，在當時也具有很大影響，王安石即曾詠其全篇，而